

難民資助計劃

歐健明神父

誰若不以某種方式實踐仁慈，在審判的日子便不會得到憐憫。
我多希望人靈知道怎樣為自己獲取永生的寶藏，
他們不會受到審判，因為他們所行的仁慈可制止了我的公義。

- 主耶穌對聖女傅天娜說

在十月初，我雙眼因乾燥而充血；另有一次駕車時視力突然出現問題，視野模糊，令我有點擔心，加上我用了三年的眼鏡鏡片邊緣破了，無論如何也是該配一副新眼鏡的時候，所以我去見我的眼專科醫生。他是我的朋友，診斷後我們共進午餐。這個眼專科醫生自皈依天主教後，熱心參與教會活動。午餐時，當我們談論到教會的現況時，他便說：「你可有想過為敘利亞難民做些什麼？」

我表示我也曾考慮過這問題。我剛新任為加殉堂司鐸，教友們都很客氣，但卻需要時間才可取得他們的信任。否則，沒有人會支持這難民籌款計劃。再者，我知道資助難民是一個敏感的議題，有些人相信要克盡全力才可達到移民目標，但那些因自己國家破碎的難民卻那麼容易獲得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身份。我的父母及家人，像其他移民家庭一樣，要離開原居地的家人、親友和穩定的工作到來，只希望下一代有一個較理想的地方求學和定居。說來自私，卻是無可置疑的事實。這都是在我真正仔細地研究真實情況前的想法。我們可慷慨地幫助別人，但慈善從家庭開始。我們周遭就有無數的人需要我們援助。我們可以捐錢幫助外地的難民已足夠了。

無論如何，若我要資助敘利亞難民，我的朋友說也會支持我。而我發現實際上有其他的人同樣想支持這個目標。這思想一直徘徊腦海，特別當我再作深入的探討。但最困難是怎樣找到正確的家庭去資助。作為堂區，怎樣可肯定我們資助的是基督徒呢？而最可怕的是 ISIS 已滲入任何地方。他們可以印製假護照去充當敘利亞人，也可以偽造領洗證書冒充是基督徒。

上年十月底我帶朝聖團到聖地，聯絡到在耶路撒冷我已認識了十多年的耶路撒冷拉丁教區主教

Shomali 和其他主教，諮詢他們的意見。明顯地，他們更注意到中東的人道慘況。這並不只是因政治的暴行的一時衝動，也許是聖神的感召。

在朝聖團的最後一天，我們遇見耶路撒冷主教 Shomali。他說有一個敘利亞難民家庭在安曼已匿藏滿一年了。主教保證 Albert Sayegh 一家是基督徒。當我十一月回到溫哥華，就召開了一個會議召集有心幫助難民家庭的義工。溫哥華總教區移民及難民部的 Diane Chua 及一位我在前堂區認識又有份資助難民的教友 Gloria Tam 出席解釋基本政府的程序、資助一個難民家庭的預算等要項。Diane 告訴我們資助一個一家四口的難民家庭只是負責頭一年，預算是 25,000 加元。真的意想不到這會議有多個善會參予共超過二十人。這小組已定名為 Faith In Action Today (FIAT)。我很喜歡這名字，因為它令我想起當聖母領報時回答天使加俾額爾的話 - Fiat Mihi secundum verbum tuum，意思是：「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這是我喜愛的瑪利亞話語。

至此，我想人力支持已經足夠。但只有人力而沒有財力，成功的機會是很低的。在這時候，我很感恩天主的奧妙，安排這位朋友-我的眼專科醫生-率先捐了 25,000 加元。我祈禱看是否天主的旨意還要我找加殉堂教友的支持嗎？我們由兩款奉獻信封開始：「青年幫助青年」和「兒童幫助兒童」。這裏有雙重的意義：一是希望青年及兒童能關心那些因信仰而要逃亡的人；二是幫助青年及兒童開始培養報恩奉獻，如將自己的才能、時間和財富同別人分享。我實在應把這計劃闡明清楚及鼓勵青年人足夠的熱情去推動這計劃。

明顯地，堂區有其他的需要，我不能只集中一項籌

款，這對未來的發展是不公平的。雖然我不能幫助每一個人，至少希望幫助到一些顛沛流離的基督徒。確實地，在敘利亞境內一千哩範圍，存有恐怖份子企圖殺害基督徒，甚至有難民營內的基督徒婦孺遭受強姦。黎巴嫩、約旦及土耳其的難民營內都有 ISIS 成員針對着信主耶穌的教友。感謝耶路撒冷拉丁天主教會的主教們能照顧到在安全地區的敘利亞基督徒難民。

當 FIAT 小組成立後不久，我在去年十一月參加了司鐸們週年學習營。總教區移民及難民部的經理 Evelyn 在營內告訴我們難民目前的困境，她對所有的司鐸說我資助了五個難民家庭。我呆了！我並沒有說過要資助五個難民家庭，只是資助一家五口的難民家庭。過後，總主教也前來恭賀我勇當這樣富人道主義的任務，我唯有道謝。而我也曾想過可不可以幫助五個家庭呢？除主耶穌外，我還可以向誰表明我的心願呢！

在學習營中，其他神父開始與我討論資助難民一事。雖然總教區是負責資助難民的機構，但我卻像個非正式的負責人。我於是開始接觸耶路撒冷的 Shomali 主教和副主教 Fr.Twal，他們是負責以色列、約旦那邊行政的司鐸。透過他們在安曼和貝魯特的聯絡，我獲分配願意前來加拿大定居的天主教家庭。大多數的家庭查核是由約旦和黎巴嫩的天主教代表負責，我要求他們的領洗和結婚證明文件。我們按他們的需要從中挑選，其餘的交給其他也願意資助難民的堂區。有些家庭直接聯絡我，詢問很多有關加拿大前景和希望等問題。因此我了解很多難民的家庭背景，相信我可以將他們的失落和逃難的事實輯錄成書。明白了他們的困難，令我聯想到我的聖召，即分擔基督的苦難和幫助在黑暗中行走的人，給他們一絲希望之光。相對這些難民擔心他們的未來，特別是孩子的未來，我們能夠減輕他們的擔憂。在接近主耶穌誕生的地方遭受到黑暗掩蓋了人性時，天主以祂的司祭繼續將基督之光顯示天

主的慈悲。對受苦的人這是多麼獨特的一點小小的光！

學習營完畢，我忙着準備加殉堂聖誕節的神修和慶祝活動，甚至聯同幾名朋友駕車往楓樹嶺鋸運聖誕樹。在慈悲禧年開始，我宣佈資助敘利亞難民計劃。許多人很慷慨，我向教友們透露，我那位願意幫助難民的眼專科醫生，捐出了 25,000 加元，所以我鼓勵加殉堂教友亦作同等的捐款。兩週內另一個加殉堂的虔誠教友家庭說是因獲聖神的感召，也想捐助 25,000 加元。這確是我的最佳聖誕禮物，天主的工作真是完美。



我實在看到的是這堂區不斷的慷慨付出。愈來愈多人參予 FIAT 小組，藉此伸出援手去幫助堂區資助的難民。小組更藉四旬期以籌款小盒子去籌款幫助難民家庭。不同的善會如英語祈禱會、公教婦女會和哥倫布武士會都自發為難民籌款。就在農曆新年聚餐，更邀請總主教唱歌作籌款。他的一首歌就籌得接近 6000 加元。小組更計劃了兩個演唱會：五月一日就有 Vivaldi's Four Seasons 及九月二十五日慶祝主保瞻禮日有中文歌詠團的表演。而中文歌詠團所表演的部分歌曲更是團員自編的。我們不單只用自己的天賦去歌頌天主，更可以幫助極需援助的難民。

接著的幾個月，我忙於準備聖誕和青年避靜、Handel's Messiah 音樂會、將臨期修和聖事等，再加上安排 30 個難民來本堂及往堂區，真是個人無法應付。但天主賜予我能力更能安排接待其中四個家庭來本堂。然而，真正安慰的是我有這榮幸可作天主慈悲的工具和受苦者的一點光。我跟他們素未謀面，卻因聖神的帶領，也可相遇。真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再者，我收到 Shomali 主教由聖路撒冷傳來給我令人鼓勵的訊息。我所做的就像主的善牧看守百隻中的迷途羔羊。而難民就像我沒有聯絡的迷途羔羊。這真觸動我的心弦！在某程度上，我們活像天主的現世先知。

天主並沒有人的喉舌和呼吸：天主的喉舌是先知，天主的呼吸是聖神。

祂對先知們說：「你將會是我的喉舌，」
或說：「我要從你的口中說出我要說的話。」

- 教廷傳教士 Fr.Cantalamesa

